

菲利普·罗斯《凡人》中的精神困境文学绘图

侯静雯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塔利的“文学绘图”理论把文学作品都理解为一种叙事，作者通过叙事来赋予世界以形象。菲利普·罗斯的《凡人》讲述了一位被疾病、衰老和死亡所困扰的主人公与自己命运抗争的生命历程，其叙事并非按照传统的线性结构进行，而是以倒叙开头，中间穿插诸多插叙，并且故事的发展是由众多对主人公意义深远的空间节点串联起来的。本文从塔利的“文学绘图”理论出发，重点分析文中不同地点在塑造主人公“他”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看法时的不同作用，从而探讨主人公是如何实现从恐惧、抵抗再到接受死亡这一转变的。

【关键词】 菲利普·罗斯；《凡人》文本绘图；精神困境

DOI:10.12417/3041-0630.26.01.086

1 引言

作为创作论的一种，罗伯特·塔利（Robert T.Tally Jr.）在其文学空间研究中提出了“文学绘图”这一理论。简言之，叙事就是一种绘图。这里绘制的“地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性”地图。对于“地图”的使用，塔利则更倾向于其隐喻色彩，即在分析文本和阐释意义时主要借鉴和汲取文学地图的理念和方法，常常有文无图，是一种没有地图的文学地图（梅新林 893-98）。《凡人》（Everyman,2006）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晚年四部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凡人》讲述了一位被疾病、衰老和死亡所困扰的主人公与自己命运抗争的生命历程，以文中“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老年是一场大屠杀”的叙述而闻名（罗斯 127）。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确切的姓名，而是统一用“他”（Everyman）来指代，这与小说标题“凡人”相照应。罗斯在创作时没有赋予主人公以具体姓名，即期望读者能在阅读时与主人公“他”同频共振。小说试图揭示的不仅是一个具体角色的命运，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宿命。《凡人》的叙事并非按照传统的线性结构进行，而是以倒叙开头，其中穿插诸多插叙。在打破时间顺序束缚的同时，故事的发展是由众多对主人公意义深远的空间节点串联起来的，如墓地、医院、海滨和养老社区等。因此，本文将切入点放在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上，从塔利的“文学绘图”理论出发，重点分析文中不同地点在塑造主人公“他”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看法时的不同作用，从而探讨主人公是如何实现从恐惧、抵抗再到接受死亡这一转变的。

2 《凡人》与文学绘图

从文本作为“地图”的可行性来看，小说主人公的“无名化”让文本具有了更加普世的价值，使其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象征。小说中的人物，从主人公的女儿南希、儿子兰迪和隆尼、

哥哥豪伊、第二任妻子菲比，到私人护士莫琳、同事布拉德·卡尔、画室学员米莉森特·克拉玛等数十种角色，无一不都有自己的姓名。但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他”却未被作者赋予具体的名字。小说里的“他”是在儿时目睹过死亡、在中老年时期亲历过“9·11”事变以及深受病痛困扰的人，同时“他”也是每一个正在或即将思考衰老、病痛和死亡问题的读者。从标题“凡人”到主人公“他”，再到成为读者的“每个人”，作者罗斯在行文时的巧思使得小说中绘制的“叙事地图”具有了更加普遍的适用价值。此外，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转而由一个个空间节点来代替，如接受手术和见证死亡的医院、目睹尸体和逃离恐怖袭击的海滨、试图抵抗病魔的养老社区画室以及亲手埋葬父亲的墓地。

3 倒叙和插叙：隐喻性的“生命地图”

《凡人》以主人公的葬礼为开篇，通过倒叙的方式回溯了“他”一生中的重要场景，包括医院、海滨、养老社区和墓地等。这样的叙事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绘图。这张绘图将传统的时间线性叙事打破，通过插叙片段重组记忆，以各种空间节点构成“碎片化拼贴”，从而形成了一张隐喻性的“生命地图”。

小说的开篇是从主人公“他”的葬礼写起的，这样的倒叙安排将死亡作为了解读生命的坐标原点。来参加葬礼的人形形色色，从葬礼出席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主人公“他”在生前有过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沉浸在悲伤情绪中的南希把土块放在棺材盖上面，足以见得女儿南希对父亲的不舍以及父女两人关系的亲密。这场葬礼直到结束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那天在这个州，上上下下有五百个像他这样的葬礼，常规的，普通的，与其中任何一个相比，他的葬礼并没有多少值得留意之处”（罗斯 11）。作者用如此平淡朴实的笔触描绘了一场本应充斥着悲伤基调的葬礼，把死亡的平常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是让后续

故事的讲述尤其是对疾病痛苦和衰老死亡的描写显得愈加稀松平常。

除了倒叙的使用外，罗斯也通过插叙片段的拼贴把主人公破碎的记忆转化为了一张非线性的“生命地图”。这些插叙并非随意闪现，而是围绕着重要的空间节点展开。首先，作为对死亡的初次认知，即儿时在海滨目睹溺亡水手，就是主人公“他”儿时在医院接受手术前的记忆闪回，也是在晚年重返海滨时的复现；其次，九岁时“他”亲眼目睹医院病房同龄人的病逝，让病床成为了生命脆弱性的首个空间标记；再次，在父亲的葬礼上，“他”亲手参与填土时回想起了父亲创办的“凡人珠宝店”，以及在自己即将病逝前重返墓园与掘墓人的互动让“泥土”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在这张“生命地图”上，医院、海滨和墓地等空间节点成为地图上的坐标点，它们标记了主人公对于生命体验的关键转折；重复出现的意象如泥土和海水，作为地图上的图例，提供了解读记忆的符号钥匙；而文中插叙从儿时到老年的时间跨度构成了独特的比例尺，彰显了儿时目睹死亡这一创伤的持久影响力。作者罗斯以此解构了线性生命叙事，迫使读者像“绘制地图”一样来主动拼凑起主人公的生存轨迹。

4 流动空间：主人公创伤和困境的映射

在《凡人》中，菲利普·罗斯通过对医院、海滨和墓地这几个核心空间的反复书写，将主人公对死亡的恐惧和思考具象成了一张可以触及的“创伤地图”。这些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场所，更是标记生命衰退、记忆创伤和精神困境的心理坐标。从童年到老年，主人公的行动轨迹始终围绕着这几个空间节点展开，形成了一种宿命般的空间闭环，也最终迫使“他在与死亡的对话中直面生命的有限性。

4.1 医院——标记生命衰退的路径

首先，医院是见证主人公生命脆弱性的首个空间节点。九岁那年，“他”正在医院准备接受疝气手术。病房的寂静和隔壁病床突然的忙碌，让“他”相信隔壁病床的“这男孩要死了”（罗斯 20）。意识到隔壁病床的男孩即将离世，“他”不由地回想起了之前夏天在海滩目睹过的因战争而溺亡的水手尸体。在医院的每分每秒，“他”都“无法让‘墓地’这个词停止折磨他，也无法从脑海中将他和哥哥在木板路上看到的海岸警卫队在几英寸浅水中捞出的浮尸形象抹去”（罗斯 21）。当轮到“他”被带走去做手术时，通往手术室的“奇丑无比的走廊”，大夫身上的“手术长大褂”、“白口罩”和“手术刀”以及盖在自己脸上的“乙醚口罩”（罗斯 22）让幼小的“他”感到无比恐惧，认为“这些医生在杀害他”（罗斯 22）。寂静的病房、同龄男孩的死亡以及难闻的消毒水气味，成为了对身体病痛和死亡恐惧的初始印象。

其次，虽然医院曾是“他”所憎恶的、昭示着死亡的场所，但是强烈的死亡恐惧还是无法阻止“他”主动前往医院发起求助。当一夜之间“从一个身体极棒的人莫名其妙成了有病的人”后，“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而是直奔医生办公室对医生说“让我住院吧，我觉得快要死了”（罗斯 27）。小说中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了“他”与手术打交道的一生。在文中，主人公能清晰地回忆和讲述起自己曾接受过的各种手术的过程，这一点也侧面反映了在手术期间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和紧张给“他”带来了无形的精神压力和折磨。在这时，医院转而成为了主人公自身的“生命沙漏”，病房里各类滴答作响的医学仪器测绘着生命的剩余里程。通过刻画每场手术的细节，作者罗斯将抽象的生命流逝转化为可供感知的空间体验，让医院变成衰老最赤裸的见证者。

4.2 海滨——“起点—终点”的空间闭环

在海滨目睹溺亡水手的浮尸，是主人公认知死亡的原始画面。那个被海水冲上海滩的溺水者是一名被德国潜艇鱼雷击沉的油轮上的水手。每当走过沙滩时，“他”都“害怕自己会一脚踩在一具尸体上，或是希特勒派来的、刚刚登岸的破坏分子身上”（罗斯 20）。“二战”的推进更加剧了主人公“他”对死亡的恐惧。虽然之后的几十年里“他”的身体总体还算稳定，但随着人体的衰老，立遗嘱也成了“他”考虑的大事。这样的生活直到“9·11”事件的出现而发生了转变。在双子塔倒塌的第二天，“他”就对女儿南希说自己“对逃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爱好”（罗斯 52）。因此，为了远离基地组织的威胁，“他”从纽约搬离并去到了泽西海滨的“海星沙滩”退休养老社区。逃离纽约是“他”主动远离死亡威胁而迈出的一步，但殊不知，这种在海滨养老社区躲避死亡追捕的尝试，也恰巧把自己拉回到了儿时创伤的原点。

在养老社区开设自己的绘画班，又是“他”对抗衰老和死亡的另一种尝试。“他”开设绘画班的初衷是“决心抗拒这种身体衰弱所带来的疏离感，要以更积极的态度进入周围的世界”（罗斯 62）。可事与愿违的是，虽然学习绘画成为了老人们去那里碰面的借口，但大家的谈论总是不可避免转到生病和健康之类的话题上。本想着借助绘画教学来对抗衰老和死亡的逼近，但未料到的是，“他”为了追求一点生命的希望，却也因唯一一个有天赋的女学员的自杀而破灭了。这一消息让“他”在决心逃离死亡的路上还是再一次得到了死神的提示。海滨不仅是主人公死亡认知的起点，也是其主动抵抗死亡威胁却倍感无力的终点。

4.3 墓地——与死亡对话的“心理坐标”

在生命的尾声，主人公频繁造访的墓园成为了他最终接受死亡的课堂。本想在手术前去看望在纽约的女儿南希一家，但在返途中却又改变主意前往了父母所安葬的墓园。当“他”

在众多墓地中找到属于自己父母的那座时，“看到他们两人的名字刻在上面，一股热泪涌了出来，是那种能令婴儿都手脚发软的啜泣”（罗斯 138）。“他”努力回想起自己与父母生活的时光，尽可能近地站在骨头旁边以缩短连接着他们、连接着生与死的距离。脆弱难以控制，当穿过墓园准备离开时，“他”看见了一个正拿着铁锹挖墓坑的掘墓人。在与掘墓人的对话中，读者跟随“他”的视角观察了掘墓人是如何用铁锹来挖掘一个完整的墓坑的。掘墓人用朴实简洁的语言将这一切都娓娓道来，好像死亡在他面前早已习以为常。主人公“他”在观察过掘墓和亲手触摸过泥土后，也逐渐理解了消亡的本质。“他”与这位劳动者的对话，成为了最朴素的死亡教育。在几天后的右颈动脉手术中，跟上次的局部麻醉不同，这次“他”选择了全身麻醉，因为“父母的骨头对他说的话令他觉得一身轻松、坚不可摧。终于令他内心恢复平静的苦苦挣扎也令他觉得感觉如此”（罗斯 147-148）。随后，“他”再也没有醒来。病逝前在墓地的死亡教育，让“他”苦苦挣扎的内心终得以恢复平静。从恐惧到抵抗再到接受死亡这一心态转变，为认知衰老

和死亡的心理探索画上了句点。

通过医院、海滨和墓地的空间叙事，作者罗斯将死亡恐惧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测绘的生存地图。主人公“他”在这些空间中的流动轨迹揭示了一个真相：人类始终都在逃避死亡，但却又在不断走向它。

5 结语

在当代社会，医学技术的进步虽不断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但却未能消解对死亡的深层恐惧。菲利普·罗斯的《凡人》表达了一个“关于生命的结构性创痛悖论：人们一生追求快乐最大化，拼命躲避死亡，但最终却在生命的晚年面临创痛的无边折磨”（邓天中 281）。本文以塔利的“文学绘图”理论为框架，通过分析《凡人》中的空间叙事，不仅解码了主人公“他”从恐惧、抵抗到接受死亡的精神历程，更折射出当代社会中普遍的存在主义焦虑。因此，寻找生命的意义也就成为永恒的时代主题。

参考文献：

- [1] Deng,Tianzhong.A Study on Aging and Trauma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s.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1.[邓天中:《当代英语小说中的衰老创痛主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 [2] Mei,Xinlin,and Guo Yonghai.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Vol 2.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8.[梅新林,郭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
- [3] Roth,Philip.Everyman.Translated by Peng Lun.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9.[菲利普·罗斯:《凡人》,彭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